



岑凯伦 著

淘气红娘

淘气红娘

岑凯伦 著

鹭江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七月

36
17.5
2001

淘气红娘

岑凯伦 著

※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1.25印张 250千字

1988年8月第1版

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0

书号: ISBN 7—80533—100—6

I·37 定价: 2.95元

在那淡然的生活里，她给你

丝丝温馨、点点喜悦、阵阵春

风、页页活力和无尽的爱！

岑伦凯

3
2
甘子莹把笔袋抛向天空，跳着，欢呼着：“大功告成啦！大功告成啦！”

李爱诗、毛小萱和陈美茜，跟在她后面。

“你真好运！”大家异口同声。

“你们还不都是一样好。”她跳高，及时接住了笔袋；

“我的朋友个个顶呱呱！”

“就是没有你好！”李爱诗永远的多愁善感。和甘子莹的性格恰恰相反。

“你们其中一个，最少也有四个优，一定可以升回母校。”甘子莹拍拍胸口：“我保证！”

“我们不是说这些。”毛小萱说：“我们说你情场、战场两得意。”

“战场？”

“会考试场！”

“那，情场呢？”她傻傻的问。

“白马王子——吕元健。”

“啊！我表哥。那是上天安排的。我一出世，他就是我表哥，表哥多半娶表妹，就是如此这般，没什么了不起！”

“但未必所有的表哥都年轻、有型、英俊又高大威猛！”美茜在赞叹。

“外表其实并不重要。”甘子莹挥挥手：“我不是那么表面化。主要是他对我真的很照顾、很关心、很疼爱。对于表哥，我真是没话说了！”

“你看你多幸运，表哥未必英俊，但你表哥挺好看。好看的表哥不一定好性格，他品德又好。品德好的表哥未必喜欢你，但他又那么爱你。你算算吧，幸运之神全都眷顾着你！”

“我对你们三位也实在有点歉意，好象什么都让我拿走。不公平，是不是？”甘子莹伸长手搭住她们的肩膀，小萱要拚命挤过去。“有时候我想，如果表哥是我哥哥，那末，你们三个都有机会！”

“你也不愁寂寞。我知道我哥哥暗恋你。”李爱诗说：“碍于你有表哥，他把情意藏在心里。”

“我哥哥才把你爱惨呢！”毛小萱嚷：“他已公开发表宣言了！”

陈美茜点点头：“我虽然没有哥哥，但我知道想追求你的人真不少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其实，我又不是绝代佳人、艳光四射，李爱诗就比我美丽！”甘子莹摇一下头，为好朋友不平。

“但你富青春活力、健康，人见人爱，也没有人说你不美！”

“五官端正也算不了什么。少年十八无丑妇。”甘子莹不以为然。

“我们去吃红豆冰好不好？好口渴，顺便庆祝会考圆满结束！”

甘子莹一看表便叫：“哎唷！时候不早，表哥在家里等我！”

“真要不得，重色轻友！”要重不并其表代”

“他已等了一个钟头，恐怕腿都麻了。改天，改天请大家回家吃饭！”

“你下星期真要去美国？”

“爸妈答应我会考完了就让我去美国渡假，顺便探望舅舅。表哥特地由美国回来接我的。喂！拜拜！通电话……”

甘子莹跑去地下铁入口。她是个十分快乐的女孩子。

当然，快乐是要有条件的。首先：她有一个很好的家庭，很宠爱她的父母，爸爸是位牙医，母亲以前也做事，如今就在家照顾丈夫和女儿。

甘子莹身体极好，健康就是快乐的泉源！

在家里，甘子莹是个独生女，父母的宠爱，都集中于她一身。

在学校，由于她无论室内室外，功课和运动都有极高的成绩。所以，老师赞赏她，同学拥护她，在学校有很高的地位，校际比赛长胜将军嘛！

最重要的，是她从小就得到异性的疼爱，表哥十分珍贵她，而这表哥又是那么出色、惹人倾羡！

×

×

×

她由地铁站出来，走两条街便到她家。

她正要伸手按铃，铁门便开了，她把头钻进去，吕元健已候在门内，她走上去，吕元健双手托起她的腰，旋转着她，甘子莹开心得咭咭笑。

大家都玩倦了。吕元健放她下来，吻一下她的鼻尖：“考完了？”

“嗯！”她气呼呼点头，刚才转得真够刺激。

“考得好不好？”

“当然好！”甘子莹昂昂头，意气风发：“保证科科A，今年做女状元！”

吕元健搔搔她的脸：“你好骄傲啊！”

“事实嘛！太谦虚是虚伪，我才不要做伪君子！”

吕元健忍不住又捏一下她的苹果脸。

“别嘛！”甘子莹打他的手：“肉都给你每日一捏，捏光了！”

“谁叫你那么可爱，我还想咬你一口。”吕元健装模作样。

“虐待狂！”甘子莹吮吮嘴。她并不觉得自己美丽，但是她常认为吕元健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，她很庆幸他属于自己，他是她最大的宝藏。

“是不是子莹回来了？”甘太太的声音。

“妈！”甘子莹奔进客厅，拥进母亲怀里：“我今天一定又拿个A！”

“AB都无所谓。”甘太太抚住女儿那头贴服乌亮的短发说：“但求尽了力就是了，不要太计较得失。”

“我尽了力呀！我天天看书，表哥没来前我没多说一句闲话。不过……”她侧着头：“圣经嘛！太容易，垂手可得，考的时间最少，但我有信心！”

甘太太拍了拍女儿的脸，望住吕元健笑咪咪。这侄儿，不！这未来女婿，她真是……真是疼到心坎里去。

“你也饿了吧！我叫英姑拿点心出来。”

英姑本来是甘子莹的保姆，她从小就把甘子莹带大。如今佣人难请，她由保姆变了全职女佣，同时也是个管家。有个钟点男工来打理花园的花果，另一个钟点女佣专做全屋清洁；别小看清洁工作，一幢房子三层楼，花园除外，也有几

千呖要清洁。

又多了一个疼甘子莹的人，她当然是英姑，自己没生养，甘子莹由她一手一脚带大，孩子又那么趣致可爱，根本就是甘家的开心果，她怎能不疼她？

甘子莹拖了吕元健到厨房，缠住英姑告诉她，预测今年女状元是她自己。

英姑就是点头就是笑，开心啰！

吃点心时，甘子莹忽然对吕元健说“真有点过意不去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吕元健紧张的望住她。

“都是你！李爱诗她们叫我去吃冰，我想着你不肯去。她们骂我重色轻友！”

“什么叫重色轻友？”

“这……”甘子莹望望甘太太，她忙为女儿解围：“这话原本骂男性的，女孩子那会重色？她的女同学的意思是怪子莹为了男朋友便不顾女朋友了！”

“那也很正常！”吕元健说。

“也不算正常，男也是朋友，女也是朋友。”甘子莹摇摇头：“男女还分什么彼此？”

“我不同，论年资吧！我们由小就要好，你的女同学大不了在一起十年八载，何况我又不是你普通男友。”

“对！你还是我表哥！”

“表哥是比朋友亲。”甘太太说。她吃过点心，去看英姑做的南乳鸡。

“莹莹！”吕元健拉住她的手：“我不单只是你表哥，也不是普通朋友，我是你男朋友！”

“拍拖？”甘子莹推开他的手，指了一指正在回来的甘太太说：“我答应过妈未拿到会考成绩之前，决不会拍

拖。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科科A？”

“我说我是华人港督！”甘子莹瞟他一眼：“等八月吧！八月才放榜。”

“子莹还小，十六岁还不到。”甘太太插上一句：“上了预科才正式交男朋友还不迟。”

“也只不过等两个多月，我乐意等，反正也等了十五年半。”

“我一出世你就决定追求我？如果我是个丑八怪呢？”

“不会！你是个漂亮的BB！”

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！”

“我有眼光，你越大越可爱！”

“真的？”甘子莹托起头：“你不觉得李爱诗比我美丽，陈美茜比我有女人味？”

吕元健也托起头和她对望：“那一个是李爱诗？那一个是陈美茜。”

“我的天！你没近视吧？脸尖尖的是李爱诗，眼睛飘飘的好迷人。”甘子莹低叫：“长长秀发，发育很好，比我大一岁的是陈美茜，啰！走路很婀娜的那个？”

“对不起！真没看清楚，大家才只不过吃过一次茶一次饭，你又不准我去学校接你上学下课！”

“那还得了？又接又送；况且试场又不一定在学校，我们学校严禁中学生交男朋友，而且妈也不喜欢！”

英姑来收拾东西：你们小俩口到客厅聊好不好？那儿舒服。子莹，你回家还没把衣服换下来，带回来一身尘！”

“你有洁癖，一天到晚换衣服，你洗衣不烦！”甘子莹边说边站起来。英姑盯住她，她伸伸舌头说：“换就换，有

什么了不起？”

她跑出去，吕元健跟住她，一直到楼梯，甘子莹指住他说：“你坐在客厅等我半小时行不行？”

“打扮一下，晚饭后上的士高。”

“你就想！我倦死了，吃过晚饭便上床睡大觉。”她整个五月都为会考而忙。

“换件衣服要半小时？”

“顺便洗澡、洗头，吃饱饭倒下床便可以睡觉，多省。”

“我送你到楼上，唏！别瞪我！我知道我们都长大了，我在房外甬道安乐椅等你！”吕元健拖起她的手：“我只是不想离你太远！”

“我们一向是一个东、一个西，你在美国、我在香港！”

“就因为常分开，相聚的时间少，就靠每年暑假，所以我要争取多看你。”吕元健边上楼梯边看着她，眼睛充满深情。

吕元健对她一往情痴，她知道。她也喜欢吕元健，在她眼中，没有任何男孩子比元健更英俊、待她更好。她常感激上天对她的恩厚：好家庭，好父母，好表哥——他将来也必是个好丈夫。

她一生都会很幸福、无憾。

“想什么？”吕元健在她耳边说。

“想你，也想自己！”

到二楼，二楼尽头有张小圆桌，四张椅子，墙角还有张安乐椅。

“刚吃饱东西不宜洗澡。”他拉她坐下：“先休息一

下，聊聊！”

“再不更衣英姑会骂的！”

“她没空管你，这时候她最忙，准备晚餐有很多工作！”

甘子莹坐下来，伸伸腿，好倦呀！是心理压力吧？每年的会考状元都说很轻松，但她怎样也不相信他们都没有心理压力！

她功课最好，不象毛小萱她们那样紧张得瘦了几磅、又眼光光；但是一进五月，她就感到心里有压力，不重，但存在。

过去那些日子，只说尽量考得最好，因此，从不感到吃力，考试完了，人一松弛反而疲乏起来。

二楼的另一端，有个冰箱，只有二楼有；甘先生夫妇住三楼。二楼两个套房：甘子莹和吕元健各占一间，还有一个客房和一个小型图书馆和音乐室。子莹父母对吕元健好到不得了，亲生儿子一样。

未来女婿啊！

二楼摆个冰箱是甘太太意思，她常说孩子都馋嘴。甘子莹的确吃得很好，消化力强又吸收，幸好她也不停运动，所以人结实不发胖。

吕元健倒了两杯冰冻杨梅汁过来，甘子莹接了便喝。

安乐椅旁的电话分机响，吕元健去接电话，一会过来对甘子莹说：“你的电话，姓毛的同学。”

“啊！毛小萱。”甘子莹走过去，坐在安乐椅里摇呀摇：“小萱？你们还没有吃完红豆冰？”

“你不肯去我们就散了。我哥哥说：你下星期去美国，他明天请你回家吃饭，给你送行。”

“就请我一个？”

毛小萱顿一会，好象身边有人：“不！当然也请你表哥。”

“倒不如把李爱诗她们一并请，人多热闹才好玩嘛。”

“好！我哥哥说全依你，明天你和你表哥早点来。”

“吃过午餐便到。”甘子莹挂上电话，一面对吕元健说：“明天毛小萱请吃饭，替我们送行。”

“你的同学真好，你去美国渡假她们也请吃饭。”

“毛小萱、李爱诗、陈美茜对我真的很好。”甘子莹继续喝她的杨梅汁：“你虽然没注意她们，但是，她们都很留意你，留下好印象，希望能交上像你这样的男朋友。其实，我觉得很不公平。我们四个是好同学、好朋友，大家都应该有个合心意的男朋友！”

“她们没有吗？你年纪最少，你都有了，你不是说她们很漂亮？”

“个个漂亮，只是不同类型吧了！都怪你！”

“怎么？关我什么事？”吕元健好笑，逗她的下巴：

“蛮不讲理！”

“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你应该有三个兄弟，这样，我的朋友都可以有喜欢的男朋友。”甘子莹摇他的手臂：“你为什么也是独生子，为什么没有兄弟。我去美国，看见舅舅，我一定要他给我一个完满的解释。”

“不可理喻！”吕元健捉住她的手轻咬她的小尾指：

“你不是气死爹哋便笑死他。姑姑为什么不给你添个妹妹？”

甘子莹打他的手：“她们埋怨我有个好表哥，我心里是有点内疚，好像负欠她们似的！”

“你把我让给她们，不就不用内疚了吗？”

“对呀！我不骗你，他们三个都漂亮，各有各好看，都配得上你！”

“但我只有一个人，她们三个，怎样分配？”

“这也是！”甘子莹搔了搔头：“或者猜包剪踏，或者抽签，总有办法。我们学校比赛也常闹双冠军，都相安无事，不怕！”

“抽签多烦，我索性三个都要，那岂不更好？”

“呀！好办法！”甘子莹拍一下手掌：“这样就皆大欢喜，没得怨！”

吕元健望住她，她也回望他。一会，她指了指自己问：

“你分给她们三个，我呢？我将来没有男朋友了！”

“你伟大，舍己为人，你可以做修女，把自己奉献给国家，或做老姑婆会首届创办主席！”

“你就想！我才没那么伟大！”甘子莹指住他：“你变心，感情不专一。你还花心呢！竟然三个都要……”

甘子莹走过去捶他、打他，吕元健边笑边去捉她的手，终于把她捉住，拉她坐在膝上：“看你敢不敢再打我的主意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挣扎着。

“你真没有良心，连男朋友也可以让给别人，你以为我是洋娃娃？”

“三个都要不是真的？”她喘喘气。

“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色狼？心理变态？发女人狂？我连她们眼睛是大是小都没兴趣看，还会要她们？”他突然放开手，眼眶红红的：“她们既然那么漂亮，你自己要！”

“我们都是女孩子，我怎能要？”

“那是你的事，我不管！”

“表哥，”甘子莹双手捧住他的脸：“你生气？”

“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我，我才开心呢！”他赌气的说。

“开心？你快流眼泪了。跟你玩玩嘛！老古板，没半点幽默感。”甘子莹想想，觉得自己是理亏些：“好啦！我就霸占住你了，人家送我一万我也不卖你，好了吧？”

他眼睛再次看她：“多少才卖？”

“千千万万都不卖，无价宝啦！”

“真的？”吕元健好开心，竟流出一颗眼泪，他想吻甘子莹，但她马上垂下头，吕元健柔声问：“不喜欢我亲你吗？”

“喜欢，我不敢。”她指了指嘴唇：“妈妈说：除了这，你那儿都可以吻！”

吕元健展欢颜，在她脸颊上分别吻了吻：“你已是我的无价宝，我爱你！”

“唏！这话暂时不能说出来，也是妈妈的禁条。”

“我真不明白姑姑，她总是限制我们，她是不是不喜欢我？”

“她怎会不喜欢你？你每年暑假回来，她都特别开心。她做的一切全是为了你！”

“她虽喜欢我，但不喜欢我们在一起。”

“也不是，你别心急。妈妈的意思，说我年纪还小，而你尚在求学，妈妈也说过，等我升上了大学，便可以正式谈恋爱了。其实，我们现在也很好，我已经很满足。”

吕元健想想，点了点头：“我们的确比其他入幸福。我是贪心些，看见你那么可爱，便忍不住想亲你！”

“不难！只须等两年。”她由他膝上跳下来。

“莹莹，你去哪儿？”

“洗澡。别担心，我的食物早消化掉了，很安全。”

吕元健望住她的背影甜蜜蜜的笑。

×

×

×

主人毛小靖、毛小萱，贵宾甘子莹、吕元健和客人李爱诗、李明宗、陈美茜七个人都在毛家。

毛小萱的父母十分体贴儿女，双双出门找节目去了。

大家又吃喝又谈笑、玩游戏又听唱片。

几乎七个人都是歌迷：喜欢佐治米高、张国荣、亚伦、小虎队、梅艳芳、成龙和西城秀树。

唱片播放着：CARELESS WHISPER。

李明宗静静的坐在一角，一直在看着甘子莹转来转去。

他人是斯文些，但可不是不会说话，但当他看见甘子莹和吕元健在一起，他更无语了。

李爱诗也是这样，她和毛小萱、陈美茜不同。毛小萱和陈美茜跟着吕元健，他笑，她们也笑——主动去接近、交流；但无意横刀夺爱，只是把喜恶都表露无遗。

李爱诗也是偷偷看吕元健。

终于让甘子莹发现李明宗偷窥她，眼也不转。

她坐到他身边去。

“明宗，你有话跟我说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他面略红，瞄瞄吕元健：“我无话可说了！”

“说说我们小时候，在天台放风筝，你放的风筝总是最高！”甘子莹在逗他开心。

“那些日子像个梦，像个美梦。”他回忆，面露笑容。那时候大家还小，他并不知道自已爱上甘子莹，也不知道甘

子莹的表哥，会成为他的情敌。

“你喜欢，我们改天去放风筝；九月，九月秋风起！”

“是不是太迟了？”他又瞄瞄吕元健：“现在没用了！”

“不迟，现在才五月。况且，每年都有秋天！”

“但我们都长大了！”

“有多大？我还没拿成人身份证。你大我几岁也算不了什么？成人吧！成人不准放风筝吗？”

李明宗不知道该怎样说？是不是因为甘子莹实在太年轻，人又天真，对感情的事，她总是爱理不理，一知半解。

不是成人不可以放风筝，只是那时候他喜欢甘子莹，所以一起玩很快乐。现在依旧喜欢甘子莹，可惜，他的表哥加情人已经占住她。李明宗那儿还有心情放风筝？开飞机都没有用，美梦都成空了！

“哼！说好了秋风起去放风筝。”她开心地拍拍他的手臂。

李明宗也只好答应了。

毛小靖就不同，胆子大些，明枪明刀，他乘吕元健被妹子缠住，他把甘子莹拉出露台。

“有秘密吗？”

“你就这样飞了不理我们？”

“飞？哪儿？我又不是风筝。”

“你下星期不是去美国吗？”

“我是去美国呀，你们请我吃饭也是因为我去美国。”甘子莹好奇怪：“今天不是你生日吧！还赶得及给你买个蛋糕。”